

書

大唐開元占經卷之一百一十二卷

竹木草葉榮枯休徵

朱草

孫氏瑞應圖曰朱草者妙之精也聖人之德無所不至則生

鶡冠子曰聖人惟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德上及於太清下及於太寧中及於萬靈則朱草生

尚書太博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

淮南子曰太清之世流黃出朱草生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得則朱草生

尚書候曰文禽得成俊文在官朱草生郊

魏畧曰文帝欲禪朱草生於文昌殿側

大戴禮曰朱草生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止十六日
落一葉

嘉禾

春秋感精符曰德淪於地則嘉禾生

春秋運斗樞曰璇星得則嘉禾液

福草

禮記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福草生於廟中
瑞應圖曰福草者宗廟齊敬則生宗廟中

芝草

運斗樞曰搖光得則陵出黑芝

瑞應圖曰芝草者視近耆老養有道則生

地鏡曰敬事耆老不失旧故則芝草生

木連理

地鏡曰不失民心則木連理生

木同本異枝

京房曰有木同本而枝異是華光國有昌五穀登
他民歸國

樹同本異末君有慶諸侯未朝

木卒長

地鏡曰國治樹木卒長自大其君方有嘉

京房曰木於城負一夜圍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強
其君

木生君屋上及朝廷

地鏡曰木卒生人屋室上其地出聖人

京房易傳曰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有聖子

木生木 木乘枝

地鏡曰木生木國益土

木生枝盡向下者大吉

木偃自起 木生有實

京房曰有偃木而起歲有大吉

木生有實其邑有慶

竹木自死 非時枯落

地鏡曰竹相枝遍一百里是謂陰消陽國必亡

竹栢夏枯王候失位

樹木非其時而枯是謂金財伐不出一年暴兵至

外國來侵

凡樹忽生死主易兵將至

社樹自死世主國君亡

京房曰木夏落葉有兵喪

木秋葉落七十步人民離徙大飛揚人民離鄉

地鏡曰木葉非時落去木七十步國有兵人民奔

故鄉

木死復生

京房易候曰枯楊生萸斷枯復生天辟當之

木枯而生不及二年國有大喪其君遜色其寵人

為主

枯楊生花國后當之

地鏡曰竹葦樹木枯死忽復生者輔臣執政流其

令

枯木冬生是謂陰陽易位不出二年國有喪小人

近君子亡

木實當死者反生世主凶

木冬榮

地鏡曰木冬生有兵民流 一曰君失政

木冬華當生反死

京房曰木冬榮黍不成

木冬生王者不平有卿相出走

木冬生國后当之

木再榮

地鏡曰木一歲再花實有兵民流

木再榮世主墮乎姬女致兵之象

桃再花夏有霜

杏再花夏有電

李再花春有

霜 榆再茂有寬令當死反生

木春冬再作實世主凶

秋夏再實隣國逼之

京房曰木歲再華國后當之

木一歲再實鄰國未其國

木再榮於夏后喪國亦有喪若五穀不熟百姓罷

作

桑穀自生朝廷 木生不入土

地鏡曰桑穀俱生於廟庭世主廢賢用不肖

木生不入土而獨立天下危

木卒生道中 木卒枝

地鏡曰木卒生道中君失治九宮廢

木無故一夜十枝叢生邑將虛

木傷葉 木自鳴

地鏡曰木生一枝偏無葉歲惡民飢

木忽自鳴主死自鳴作金声主地方分裂

木哭泣 出血 生齒

地鏡曰樹木泣天下有兵

木無故血出及汁流出地邑敗有兵

京房易候曰樹哭實邑虛虛邑實

凡伐本木有血候王有憂

林木生齒有兵起

榆莢不落

京房曰榆莢不落国有大咎

竹實及枯

地鏡曰竹實衆鳥群行不出二年大飢
竹忍實而枯易主民饑國中竹皆盡枯地失

黍稷生花

京房易傳曰黍生花大君有憂相去亡
稊生花人君憂大臣死

蓬莖生

京房曰蓬莖繁興歲不熟

大唐開元占經一百一十二卷終

大唐開元占經卷之十一百一十三卷

人及神鬼占

春秋說題辭曰人者仁也以心合也
與地相偶合也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春秋繁露曰人有三百六十六節耳目之明日月
之象外有四股副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
哀乍樂副陰陽也

白虎通曰人有五臟六腑五行六合也

大戴禮曰天地人一二三三三九九八十一主

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人生暮時然後行三年
頭然後合焉

孝經援神契曰頭圓法天足方象地五臟象五行
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州兩目法日月肝仁肺義
脾信心禮腎智胆決膀胱法象星辰節象月歲法
腸紀緯 人瑞 真人

禮記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黃真人游於
後池 王黃色者於后宮之池則黃帝問道於玄女素女是也

孫氏瑞應圖曰真人者黃帝時遊於池王者著德

不貪貨利金人乘金船遊王後池王者德至則金
人遊於池

玉女

禮緯含文嘉曰禹卑宮室盡力溝洫百穀用茂玉
女敬降養 註云玉女有人如玉色也天降精生玉女使能養天玉女
色養以延壽也

賢聖進

春秋繁露曰君恩及保垂城郭充實則賢聖皆進

鄭玄注云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時四乳生八子皆有賢行和氣之所致
致也

長人見

魏志曰咸熙二年晉太子昭封襄城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着黃單衣黃甲拄杖或去今當太平

長人入國人怪

京房曰君暴亂疾有通厥妖長狄入國

左傳文公十一年敗狄於鹹谷

梁公羊傳曰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殺之身橫九畝五丈四尺斬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以書記異也

劉向以為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可貴者也

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逆之禍近下人伐上之應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跡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

天戒若曰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秦始皇初并六國反喜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像之自言賢聖燔詩書坑儒士奢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斬山填谷自臨洮

東至大遼東西徑數千里故大人見于臨兆禍孔
之起也後十四年而秦亡

人干入宮

潛潭巴曰有人入宮之禍極郊之驗也

有人走入宮室不知其名大水為災國有驚群猾
並謀

漢成帝建始三年七月下未渭上女子陳持弓年
九歲言大水至走入城門此下將篡國女寵君有
宮室之象也後王氏兄弟父子五候秉權至莽卒

篡天下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哀衣絳
衣小冠帶鉤入北司馬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
解推組結佩之曰天帝令我居此着長業等捉縛
考問哀故車大誰卒在司殿門
掌離呵也病狂易不自知入宮
後王莽篡位之兆

漢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以弓箭射北闕吏捉考
問辭居貧負貴無所生聊因買弓箭以射闕追射
妖也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曲相

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敗殺數千人雒陽宮
室因火燒盡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
白衣中黃門解呵問汝何等人白衣者入宮曰我
梁伯憂也天使我為天子衆欲提取忽不見後有
董卓之禍

王陵晉惠帝紀曰齊王同為大司馬十二月有白
頭公入司馬府大呼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
都衛考竟殉於內外

齊王同輔政大安元年有一婦人謁大司馬門求
寄產吏仍詰之其婦曰待我齊便去言訖不見有
儀者聞而惡焉至二年而同被誅

訛言

漢書王莽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
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殺汝莽收殺之
吳郡張茂度在益州時忽有人道朝廷誅徐羨之
傅亮謝晦三人遂傳之紛紜張推問道造言之主
何由言此答曰實無所承恍惚不知言之耳張鞭

之傳者遂息後乃驗日月正與符同

宋書曰大明二年民築治廣陵城劉誕出循行有人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使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夷姓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佛道共議欲燒此間人民道佛苦諫強得主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云何答曰古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

五音士忽狂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上張白布帆執錄二十餘日乃散之城之日雲霧晦冥白

缸臨門達蜀城內

童謡

五行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時則有詩妖君允陽而虐臣畏刑而箱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謡故有詩妖

鴻範傳曰下既非君上之畏刑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先發於歌歌者口事也氣逆則惡言至或有怪謡以此占之故曰詩妖古者人君必視人民聽其歌謡以省國政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伐虢八月甲午圍上陽問卜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有

云丙辰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
在尾故尾星伏而不見之也均服

振振取虢之旗戎事上下同服振
辭於軍中之旌旗鷦之賁賁天策焞焞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鷦火星也賁賁鳥星也休天策傳說星近
日微焞焞無耀也言丙子平日鷦火中軍事

有成功也此以上皆童謡言也童子本無念慮之惑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憑
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甚思之人而志之以為戒以為將未之驗蓋有於世教

以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
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

月會朔于尾月行疾
故至旦而遇之在策鷦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

文成之世童謡曰鷦之欲之公出辱之鷦鷦之羽

外野往饋之馬鷦鷦踈踈公在乾侯徵塞與儒鷦

鷦之巢遠武搖搖稠父喪勞宋文驕以鷦鷦往

歌耒哭至昭公時鷦鷦來巢公政季氏敗出奔在

野次乾侯八年死於外歸塋昭公名稠

秦世有童謡云秦始皇倚僵僵開吾戶據吾床飲

吾酒嚙吾漿食飲以為糧張弓射東墻前至沙丘

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

墳既啓悉如謡者之言又言謡文刑在家壁王其

大德堂
惡之反問之還沙丘而修別路見群小兒輦沙為
阜問之云沙丘也從此得疾而殂

元帝時童謠云井水溢城電煙灌玉堂流金門至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水溢出南
流於魯春秋時有鸚鵡之謠而後有巢之驗井水
陰也電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
陽切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成
帝封為三公輔臣因以篡位

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泛泛張公子特相見木門
滄浪根燕飛末喙皇孫死燕喙矢其後帝為徵行
遊常與富平侯張散但稱富平侯家過河陽公主
作梁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泛泛美
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
銅鑊服虔曰銅樞也應劭曰門銅鋪首環也蘇林鑊音環

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昭儀害後宮皇子卒
皆伏辜所謂飛燕末喙皇孫皇孫死燕喙矢者也
成帝時童謠曰耶徃敗良田讒言亂善人桂樹花
不實黃爵巢其巔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樹

赤色漢家花不實無維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
巢其巔象也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不諧在赤眉得不得河北
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
人臣並見殺是更始之不諧也在赤眉世祖由河
北興

世祖建武中有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
時公孫述僭號蜀時人竊言莽稱黃述欲繼之故
稱白腹五家漢家貨明復當也述遂誅滅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
封侯按順帝即世孝貨短祚大將軍梁冀食樹豕
劫李固以為清河稚一聰明敦詩悅禮加以屬親
左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太白後策免固徵吾
侯遂即至尊固由是結過幽蔽于獄暴尸道路而
太尉故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袁
陽安国亭侯

桓帝時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
徒一徒死百乘車一班一入河間婉女上數錢以

錢為室金為堂戶上慙々春黃梁黃梁下有懸鼓
我欲擊之承卿怒按此謠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
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
為吏子為徒者言棄吏將叛逆父既為軍吏其子
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
往討故既死矣徒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々入河
間者言桓帝時崩臺輿班々入河間迎靈帝也河
間婉女上教錢以錢為室金為堂者言靈帝既去
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錢以為堂室也戶上慙々

春黃梁者永樂雖集金錢猶慙々常若不足使人
春黃梁而食之也黃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承卿
怒卿怒者永樂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
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承卿主鼓
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十日不
得生按千里草為董十日者為草青暴強之貌不
得生者亦旋破亡也

魏畧曰令狐愚字公冶太原人為兗州刺史愚見

吳未平而齊王芳年少又聞楚王有智勇初東郡
有謠曰白馬出河妖馬夜過宮收迫嗚呼衆馬皆
應明日見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
白馬素鞍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愚既聞此謠
又聞大司馬楚王小字朱虎故遂與其舅王陵陰
謀立楚王愚病死後發覺刀割愚棺而戮尸也
吳志曰初興年間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昌門
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也天差所作也其後孫氏
與焉

義熙中童謠云長作掃帚樞作抱洛中迎琅琊及
最一年晉大軍至洛修復園陵特封瑯琊王也

大和中童謠曰青
掛洛陽白馬紫綾韁汝非皇
太子那得甘露漿又曰鳳生雛人見無不喜謂言
是馬駒何悟成龍子是時海西公寵念殿中常侍
相龍等因共為亂生子男三人海西公已為已子
將欲立之既而被發以馬韁殺三子三子死南方
露公卿三子不惟立焉

隆平中童謠曰計不平滿計隆和那得久哀皇聞

而惡之改為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只旬無聊
生尋哀帝中藥不識萬機

石勒末年童謠曰一柶死食有兩石勒死人不知
不信我與視盭池三月忽變而生堊七月而勒死
池還如先

符堅閔中謠曰河水濁復清符詔死新城又曰肩
不過項及其南侵其相王猛曰童謠有云肩不過
項此不宜遠行之徵也不從果敗於壽春之項城
新安程氏曰建文時南都謠云莫逐燕、高飛高

飛上帝基燕燕也是時成祖有靖難之舉以燕王
設登帝位

思宗之世言文者以辭華為主而不及經綸言武
者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賄賂公行縉紳之圖
美官以金珠自送刻上虐下流寇之興也皆由八
股時文如京都一操江王王者督兵三千戰船百
隻于江濱金魚嘴只二賊哨馬至王大驚急命開
舟舟人答云未解纜急命斬斬之時人謂之王斬
練以三千人不能禦二賊於呼平日之八股雖佳

何蓋北都中為政者貪酷天降以數火命民門置
一銅時童謠云家：門前一隻缸今年不荒明年
荒又造牌門冊又童謠云家：門前掛塊板不反
明年反崇禎己卯庚辰辛巳汴梁石未千金大饑
人相食開封吳刺史與友人書云賣死者辦新陳
而定價鬻生者以肥瘦而論錢流寇猖獗後二年
京師陷明亡

宋徽宗末年復燕地金人未居京都者其俗有鑄
蓬之歌其歌曰鑄蓬蓬外頭花裏頭空但看

明年春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箇此夷識也而京師
人喜聞之因効之有司不禁卒有靖康之難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人七十餘生角有毛角
兵象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国象也特膠西濟
南臨淄膠東四王譯起連楚趙凡七国

華陽國志云李勢未亡之前涪陵氏頭生角長三
寸凡三截之

京房易傳曰人自地出君有憂民敬国亡失地

男化為女

潛譚巴曰小人聚天子弱則丈夫化為女子
京房曰丈夫化為婦人謂柔勝強陰勝陽邦必亡
又曰男化為女有異姓末其國
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
精也蜀王取為后故蜀王於武都擔王於成都葬
之故也號曰武擔以 鏡一表其墓
漢哀帝建平三年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
婦生子長安陳鳳言陽變為陰將無繼嗣自相生
之象生子一將復一世絕也

女化為男

潛潭巴曰賢人去天子獨居則女化為丈夫

京房曰女子化為男子茲謂陰昌幾人為政其邦
必亡又曰君將絕嗣則君妻化為男

晉定公二十五行西山女子化為丈夫與之妻生
子 其年鄭一女生四十人二十死

史記曰魏襄王三年魏有女子化丈夫

漢獻帝建安七年越雋有女子化為男群言哀帝
時亦有此時有代易之事至二十五年封山陽公

人生而能言

京房易候曰言之不知則人生言天使代其言也
生人而言善則善言惡則惡此國之因死也
地鏡曰人生而言多有謬賊

人生而能行

京房曰人生而行其國不昌其君有憂

又曰自受其殃黔首散亡

地鏡曰王事急民欲流亡國有兵則人生而能行
人相食

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建寧三年河內婦食夫河南
夫食婦

後漢桓帝元嘉元年任城民婦生兒即自取食之
又謂姑曰天使如此我亦行死尸僵者門宮安歌
者半復則盡滅言畢而匍匐復產一兒而兩頭五
肢楊雉自五仇地後國之應也

人生子異形

天鏡曰婦女一時生三男不出三年外國來若生
三女國有陰祕

春秋潛潭巴曰人生五首猾大起

京房曰人生子首在背天下易鄉

天鏡曰人生兩首不出三年上帝命王征四方宜

今天下

人生四頸兩目者國主大衰

人生多頸君主有咎民大飢凶流亡

地鏡曰人生有四目天下憂主凶民流

天鏡曰人生三目橫兵並起為害

京房曰人生子有一目其國不寧

春秋演孔圖曰玄高將亡陰不承陽怨望生則十

口之人出

京房曰人生有二口以上國王見驚以兵

人生舌長天下有兵

天鏡曰人生兩口五穀不登百姓喪亡

人生多足是謂大役其國東西移走

人生而有三足不出二年國有兵喪

人生有二身者世主被殃人民散亡

人生兩腹不出三年其歲大熟人民食足

京房曰人生子有一耳是謂不聰

人生有三耳者以上是謂多方其國無王事更張
又曰是謂多聰國事無定

人生子有一手是謂不壽其國有咎

人生三背有反叛之臣

人生三手以上臣謀主

人生三足是謂非三十指民流亡

人生子有二鼻民謀其主

人生有二背臣反主亡

人生有三腹其國分

人生有二腹是謂惡祥國主以仇亡

人生子目在首上反後天子亡

天鏡曰人生目着腹五穀豐橫兵起

人生子兩口在背國無兵人民行五谷登

京房曰人生子目在項背天子不安

人生子目在臂反手天下有大事

人生子目在腋下天下不相見

人生子目在陰天子亡位

人生子目在踵及足是謂不視天下大兵
人生子口在首及在後其國主亡
人生子口在肢臣主亡

人生子口在腹旁天下有兵一曰為天德五穀豐
人生子口在節天下民大飢流亡

人生子鼻在背及項天下不寧

人生子鼻在首前太子有殃

人生子鼻在腹天下大荒

人生子鼻在四肢節天子亡

人生子鼻在陰是謂不恒天子降

人生子耳在首上及前後天下有兵民流亡國君

喪

人生子耳在腹天下兵起

人生子耳在背及肩項天下有兵憂

人生子耳在四肢及手足有反主者

人生子腹在背天下饑

人生子腹在手上或前後天下飢兵起

人生子腹在四肢天下有大兵又曰天子易

人生子四肢作背天下亂於兵

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背天子無後

人生子陰在腹天下有大事

人生子足小此謂下約不出三年邦家消亡

漢平帝元始六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項

面相向四臂共育肩上有目長二寸外若六畜首

目在下此謂上政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謹告正咎

象其君二首不一也手多所任却是不一得勝任

也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
肩四臂共育但前向以為祥隨地棄去朝廷務亂
上子無別二頭之象也

春秋運斗樞曰人主不省山之祠州土之位不應

天府斬法無度壞山絕渠則人生大頭

天鏡曰人生而頭如囊者主有凶咎

人生子頭大不出三年將有大師來伐其國

人生子無頭世主有凶

運斗樞曰上禁下塞則人生無唇

京房曰人生子無目其國主暴死

人生子無口其國主見賊又曰多疾

人生子無舌是謂不祥國主死亡

人生子無舌天子不聰

天鏡曰人生而無口鼻耳世主去其國年飢

人生子無鼻其國主疾病

人生子無足歲大飢

人生子無手國主有客兵至

人生子無手掌世主大憂病疾

人生子無足世有喪徵也不出三年其國空

京房曰人生子無指天子有更令

人生子無腹其國民大熟

人生子無四肢其國主君臣有反者

人生子無陰其國主無後

人生子無尸國主以仇亡

地鏡曰人生子無頭不出三年有大師來伐其國

人生子無骨其國主昌

魏志公孫述時襄平北市人生肉塊長圍各數尺

有頸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亦青也
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滅亡也

人生六畜

京房曰人生六畜是謂更有明天下易主

人生馬則百姓勞苦

人生羸大人主君失道

人生豕貴人率義民不義

人生六畜形人面者天子不聰

人生子人形六畜面者更天子

人生六畜口在手之上及腹天下有大兵口在腹
背膏天下有反者

人生六畜口在陰天下有惡天子

人生六畜耳在手上天下有憂又曰有反者

人生六畜耳在四肢及股天下有兵一曰大蓋北

人生六畜耳在腹或胸天下有反臣

耳在陰群臣常謀天下

人生六畜四肢在腹及首天下大亂

人生六畜有三首以上天下樂昌

人生六畜有兩身天下有重兵

人生六畜有三目以上天下有亂臣

人生六畜有一目國令不行

人生六畜有兩口以上天下有兵

人生六畜有三耳以上天下有大事一耳國主不聰

人生六畜有兩鼻以上有謀反者

人生六畜有一足天下無主有三足天下有大憂

人生六畜陰在首上天子失位

人生六畜有二陰其國主多女子

人生六畜有四肢無節天下有不善者

人生六畜有二尾以上國有大事

人生六畜有毛無羽天子失位有羽無毛天子無朝

人生六畜身半有毛半無毛國有大事

人生六畜無面天下兵作無首主天子失位無鼻

天下有災

人生六畜無目社稷亡無口天下大飢重有大兵

無耳天子無巨令

人生六畜無腹天下大飢重以大兵無四肢天子

無忠臣

人生六畜無陰天子無後無骨筋肉天下大昌

人生六畜無尾是謂无后近臣反叛弑君

人生六畜無毛天下貧民飢

地鏡曰兵起則人生牛馬

人生野獸飛鳥

天鏡曰人生野獸國君兄弟分別不出一年夷狄
內侵

京房曰人生野獸天下不通

人生野獸有他變形天下大兵凶亡

人生飛鳥茲謂不祥司馬將兵上卿亡

人生子形如飛鳥面者非常兵行大水兵戰

人生飛鳥有人形物者天下分

天鏡曰人生飛鳥君有憂小民散流

人生五穀草木雜物

京房曰人生子盡為五穀國民昌

人生子盡為草木國主死

人生子盡為石兵強

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聞者皆為天下有兵

人生龍蛇虫魚

地鏡曰國君見伐則人生龍

京房曰人生龍有異姓來相其國將亡

人生子人形而龍蛇面者天下飢其兵合

人生蛇蜂蠆天下有并民

人生蛇蚺陽國破有喪君走

人生子魚為首者有大水

紀年今王四年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

人死而更生

天鏡曰人死復生國有大病五穀死兵起

京房曰子不三年改父之道則為私厥妖人死更

生死人復行五穀不登兵革大起

左傳曰晉殺秦謀於絳七日復生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殮其母聞棺中有

聲發之遂生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操由足

庶起也

漢獻帝建安四年武陵宛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

於城外死已四十年行人聞塚中有聲發棺出之遂活

女生毛

京房易傳曰人君尊卑無別則女生赤毛

神瑞 西王母

帝王世紀曰舜群瑞畢臻崑崙之址玉山之神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戴勝拂機杖然皓白石城金室而南有青鳥常為取食名曰西王母慕舜之德未獻白環及貢益地圖

瑞應圖曰王者承先王法度無遺失則未黃帝時

西王母使使乘白鹿來獻白環

大戴禮曰舜以天德嗣堯布恩散德日月出入莫

不率俾西王母來獻玉琯

異苑云零陵文學奚景於舜廟下得玉琯一即

舜時西王母所獻玉琯也

漢律曆志云西王母獻舜以白玉琯以王為琯也

四海神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寒雨雪一十餘日深丈餘甲子朔旦有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上王門外

欲謂武王武王將出見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
五丈夫車駟無跡恐是聖人太公乃持一器粥出
門而進五車駟曰王方未出天寒故進熱粥以禦
寒而不知長幼從何來兩駟曰先進南海君次進
東海君次北海君次西海君河伯兩師風伯既粥
畢使者告太公太公謂武王曰此四海之神王可
見之南海神曰祝融東海神曰句芒北海神曰玄
冥西海神曰蓐收河伯名為馮夷兩師名詠風伯
名請以名前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等皆拜焉

武王曰天陰遠來何以教之四海曰天代立周謹
來受命請動風伯等各奉其職

墨子曰鄭繆公書處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
三絕面狀正方繆公乃懼神曰無奔帝享汝明德
使錫壽十年使君昌公問神名神曰句芒

國語夏之興也祖融見于崇山

祖融祝融也崇高山也夏居陽城高

所近也

登山神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早自溪十里委授弓

時射未敢發見人長尺而人物具冠冠右袪衣走
馬前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
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見且走馬前者衣右袪亦從
右涉王溪如所言公拜馬前曰仲父之聖若此對
曰夷吾聞聖人先知無形凡有形而多知臣非聖
人若承教也

神女

瑞應圖曰美女者神女也君德被遠則至周穆王
時持酒來酌之

神怪

淮南子曰夏傑亂四時之政黃神吟嘯鬼神失其
臨神降茅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茅

神有声以接人
茅貌地也

惠王問內史曰是何故對曰周之將興明神降之
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
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

其物享焉其至之曰亦其物也

享祭也若以甲乙
日至祭先肝王用

蒼服尚青以
此而祭也

王從之內使史過往聞貌請命

聞貌
請于

神求賜王 反曰魏必凶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

月魏公使祝應宗區史器享為神賜之土田祝大也

空人史大史也 應區器人名也 史器曰魏其亡乎吾聞之國

將興聽于民政令順 民心 將亡聽于神求福 于神 神聰明正

直而一也依人而行惟德 是歟 魏多涼德其何之能得

涼薄也後二年晉滅之

回祿神 蓐收神

國語曰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回祿火神丙宿為 信聆墜地名也

魏公夢於廟魏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孫之後魏公 醜也廟室廟也

其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阿營也 公懼而

走神曰無走帝命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秦入也

公拜稽首覺召史器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

也天之刑神刑殺 神也 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名以官象 成也

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大夫也 告諸其族

曰衆謂魏不公吾乃今知之以其 賀夢 其適晉六年魏

神致壁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

平野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服虔

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者武王也武王伐紂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言曰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然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之璧也三十七年始皇崩

神降不見形

吳志孫權傳曰太元元年五月臨海羅湯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賫輔國

將軍羅湯王印綬迎表表與崇俱出與崇及在所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山川執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于蒼龍門外為立茅舍表說水旱之事往往有驗十一月權祭郊還寢疾二年二月表亡至四月權薨

池神見

晉武帝於殿上寔下清暑忽見一人着白幘黃絹單衣舉身沾濕自稱是華林園中池水神名曰淋冷君也君善見行待福祐時帝飲已醉取常佩刀

空擲之刀空過無碍神忽曰不以往事垂接當今
知所以居少時而暴崩

鬼見

天鏡曰鬼見官府及私宅田土地之象

國語曰周衰也杜伯射王于鄆

常昭曰鄆京也杜伯國名陶湯後

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

于囿中日杜伯起于道右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

王中心折脊而死也

左傳曰莊公八年十二月齊侯游于姑蘇遂曰于

具丘

姑蘇具丘皆齊地宜獵也

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

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也

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左而啼公悟墜車於

傷足喪履

漢高后八年三月灞上還枳道見物如蒼狗擗高

后腋忽不見見趙王如意崇遂病腋傷而崩先是

后殺如意

鬼擲人屋

天鏡曰鬼擲人屋扣門戶如盜賊劫人不出一年

人民疾病

鬼呼

墨子曰夏桀之時鬼呼于国

天鏡曰鬼呼大人當之是謂喪亡不出一年天下
争地 一曰鬼祖民分散

吕光時永康二年有鬼呼于国

都衛曰兄弟滅百姓斃兩口絕糧繼吏尋声視之
則靡所見是年光死嬌子結立五日紹庶兄篡
紹白立明年篡第車騎大將軍常山公征光屢有

戰功疑篡不已師衆放篡所殺窮酣長醜遊走無
度明年因醉為從弟超所殺超推兄暭為主姚興
因篡遣叔父征西將軍隴西公願德伐之暭師徒
棧敗乃稱蓄于姚氏三年遂為姚氏所滅

鬼吟哭

墨子曰夏桀之時鬼呼于国商紂之亡有鬼宵吟
董仲舒曰五行逆順曰人君簡宗廟不禱祝咎及
於外鬼夜哭

京房曰国空虚人君有尸祿則鬼夜哭

京房曰鬼夜哭國將亡

晉陽秋曰符堅未取長安市鬼夜哭一月乃止

大唐開元占經卷之百一十三卷終

大唐開元占經卷之一百一十四卷

器用休徵

琅玕 白玉赤人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孽液百寶為用則琅玕景

事

神明得禮則琅玕玉景也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理至則澤谷之中有白玉出

王者制禮作樂改指登器得鬼神之助則有白玉

赤文象其威儀之狀也

玉英 玉笋 玉典

瑞應圖曰王者王常並循則玉英見

又曰王者服飭石侈則出自正飭服不踰膝股出則

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石華王者尊卑不失其眼則

見神靈孽液則有玉英王有英華也

瑞應圖曰玉竿者師曠時則來至雜紫綬

又曰王者慈仁則玉典見

玉璜 玉璧 玉璽 玉筥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魚文王拜

尚云望釣得玉璜劍曰姬受命佑德合于令昌來

提鄭玄云釣得魚之中得玉璜也佑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璽

瑞應圖曰王者淳循則出

又曰王者賢良美德則白玉出

又曰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璽見

中興徵祥說曰愍帝建武元年江寧虞迪墾地白

得白玉麒麟璽一枚其文曰長壽萬年

安帝義熙十二年有左衛兵陳陽于淮水中得玉

璽一枚

瑞應圖曰玉筥者聖人之應也

不汲自盈王者飲食不流離不賤則出

玄珪

尚書璇璣鈴曰玄珪則出剡曰延喜

禹功既成天佩以玄珪

瑞應圖曰王者勤苦以夏天下厚人薄己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則玄珪出禹時天賜與禹

又曰四海會同則玄珪出

宋書符瑞志曰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玄珪出

金車 金勝 銀籠

瑞應圖曰王者至孝仁慈德廣施之中外則金車

出舜時見於帝廷

又曰世無盜賊亮人則金勝出

又曰浸潤過塞姦盜淨謫禘禘不用則見

孝經授神契曰金勝孝象人所剡勝而金包四夷

亦即止

晉中興徵祥說曰金勝者仁寶也不斷自成光若

水月四夷賓服則出

瑞應圖曰王者晏不及醉則銀籠出

穆帝永和元年陽谷民得金勝一枚長五寸狀如

織勝後桓平蜀路此四方來服之應也

明珠 明月珠 珠英 珠鏡 地球

禮記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海出明珠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淵泉則海出明珠

珠可照暗也

瑞應圖曰明月珠者斤鱗之物魚鹽之稅通平什

一則江海出之明珠以給王者

禮記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遠方神獻其

珠英有神聖故以其誠所生來獻舜時西王母獻

蓋地國王璞是也

援神契曰神靈孽液百寶為用則珠鏡見事神明

得理則大珠有光耀可為鏡

瑞應圖曰王者以才為寶則地球出

大貝 瑠璃碧

禮記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海出大貝

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江出大貝

運斗樞曰先德則江吐大貝

瑞應圖曰王者不貪財寶則海出大貝大可盈車

又曰王者不厲則出

王者不多取妻妾則碧瑠璃見

援神契云王者行神明得理則琉璃碧見

蘇胡鈎 珊瑚鈎

援神契曰王者要誓悟則蘇胡鈎出

瑞應圖曰王者意玩什之物則蘇胡鈎其成而出
王者敬信則珊瑚鈎見

神鼎

瑞應圖曰神鼎者質之之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
重能輕能不炊而沸不汲而滿中生異味黃帝作

三鼎象三才大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鼎象
九州也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說苑曰漢孝武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甘泉宮群
臣上壽皆賀曰得周鼎侍中吾丘壽王曰周德始
於后稷長於公劉大于太王成于武王顯于周公
德澤上暢于天下漏于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今
漢自高祖維周亦昭德顯行六合和同陛下而愈
盛天照有德而寶鼎自生所以遣漢此漢鼎非周
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賜壽王黃金十斤

晉中興徵祥說云王德盛則神鼎見神鼎者仁器
也不炊而沸不汲而滿烟温之氣自然而生世乱
則藏于深山文明則應鍾而至故禹鑄宝鼎以
成帝成康八年陽谷民劉珪夜見光取得鼎一枚
外圍四寸此文明之應也

丹甌 甌

援神契曰丹甌者不炊而熟五穀豐稔則見
瑞應圖曰王者棄淫之物則丹甌出 又曰化行
年豐則出甌甌不汲自滿王者滿廉則出

又曰接放末賤則出

白裘

瑞應圖曰王者以身率先人惡衣服而致美乎黻
冕則獻白裘禹時渠搜民乘白馬來獻

衣皮見禹功 成皆未服也 王者政本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其先

則獻白裘

王者德茂不耻惡衣則西夷來獻白裘

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白裘

鍾自移 鍾自鳴 鍾不鳴

天鏡曰鍾自鳴移處君不安不出一年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鍾自鳴下土動兵
兵書曰鍾無音士卒怒欲攻戰

鼓自鳴 鼓不鳴

潛潭巴曰庫兵動鼓自鳴

天鏡曰鼓忽夜鳴有敵人来

兵書曰金鼓無故忽無音响者邑且降

漢孝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不鳴陵曰吾士氣少
而鼓不起何耶軍中是有女子手搜軍中得卒妻

皆斬之

角自鳴 角不鳴 中箱中有鼓角声

天鏡曰国君角自鳴有伐者

角吹而不鳴不宜征伐

晉孝武大元末每聞中箱中有鼓吹鼙角之声又
護軍府軍鎧甲鋒々有声後遭王敦之变

刀劍自拔自鳴

京房曰君刀劍無故自拔與其室相去君且殺
地鏡曰刀劍無故自拔出及光有声者憂兵傷若

有賊

京房曰君刀劍無故自鳴他人無聞者而君獨聞之妻妾自殺其君

兵書曰將軍劍無故自鳴他人不聞其獨聞之此名婦為人殺之家亦然

忘豹尾

晉中興書曰海西公初位忘設豹尾聖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之天戒若曰忘其豹尾亦不能終也

車奔 鼎淪 鼎震

天鏡曰君國車奔不出三年有喪事

墨子曰傑王無道九鼎淪

周烈王二十三年鼎震鼎金也金震木動之也鼎者宗廟之器鼎震木珍金失之象

冶鐵飛

漢武帝正和二年春涿郡鉄官銷鉄皆飛去其三
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後五月盡事興帝女
陽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敖声下獄死掘盡太子宮

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江充舉兵與丞相屈氂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明年屈氂復坐祝詛腰斬妻梟首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鉄官铸鉄不下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竟還視地：陷數丈爐分十二炉中銷鉄散如流星時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設

竈釜鳴

地鏡曰宮中竈及釜甑鳴響者不出一年有大喪郭璞洞林曰卷令施安上家釜九鳴旬月之中尋有九喪

曰中水出

京房易妖曰曰出水大臣咎

地鏡曰水忽出曰中臣為咎且將大水

帝王世紀曰初力牧之後曰摯其母曰始柔伊水之濱夢神告已曰曰出水而遠走無故及明視曰中有水即告隣而東走乃故其地盡為水矣

成帝建始二年太原祁安縣民石曰中水出如流
狀稍至滿曰民夜謠曰水大出走上城後三年女
子陳持弓聞謠言大水至走入掖門至省中官吏
大驚上城

科斗改小 飲食自亡

天鏡曰人君無小科衡斗桶是謂裂德五穀不入
倉民流亡大饑

京房曰君飲食無故自亡君且失位凶

床自動 床自亡 帳幕自動

京房曰君床無故自動君且移居

兵書曰將軍坐床無故自動臣下欲殺之

床無故自亡君且去

將軍帳幕無故自動人散走各歸其鄉

羽扇

晉中興書曰舊為羽扇柄者剡木以象骨用十七
毛即全數也中興初王敦始改用長柄使下出可
減其羽用八識者以為柄使可執用一是敦執國
柄之象也毛減用八者是羽翮損少之應也

大德堂
卷之八
摻頭

晉中興徵祥說曰大元中人不復着摻頭亦服妖也頭者無親戚起

天鏡曰人君及民無故衣服建國服上古之服是謂獲德君臣有反政 又曰好作大衣不臣悅無故小其衣服不出三年邊有急兵若外國未降服後大凶

好小衣臣自用

人君好為短小之衣兵革興不出六年邊城有相

攻君弱臣強

好着黃者太平

好着白者兵

好着青年中熱

京房曰民人皆好素般者民多喪期三年衆人好學諸侯之服而高其衣服不出五年奪民

假警

鄭子臧好為聚鷓之冠

賜鳥鷓赤尺文以其毛飾冠

韋服曰鷓今之翠鳥也

鄭文公之使殺之劉向以為近服妖

者 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又犯國天子命而代滑不尊敬上其後

晉文伐鄭幾亡國

冠墜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治衣注冠

今注冠是也李奇曰馬山冠大高冠也謁者服之

賜大臣後又以冠奴劉

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也獵

馳騁如故與驅奴宰人遊居娛戲驕慢不敬冠者

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

以冠奴者當自尊墜至賤也

冠衣變改

續漢書曰靈帝光和四年作列肆于宮采女販賣

更盜竊帝著商服飲食宴觀以為樂又于西園與

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車帝躬自操轡馳騁

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搜神記曰晉中興著幘者以帶縛項下連上々無

地也

漢五行志曰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身而

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裾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黃

嗣以為服妖是陽天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矣

後遂大乱

吳景帝以後衣服之製長上短下又積領五六而
裳居一二故歸命放情于上百姓側于下之象也
晉興後服上儉下豐又為長裳以帳蓋上衰弱下
放縱也

衣服汚血

自亡

有光

衣自出匣

兵書曰將軍衣無故自汚血臣下欲殺之
衣服無故自亡君將且死人家亦然
京房曰君朝服無故自亡君且事臣大凶

晉惠帝時皇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藩王
揖兵四廢四立及洛陽失御復為劉曜所嬪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衣在匣中忽
出在床上

王莽杜陵使殿乘輿宮父衣在藏中出自倒去外
堂上良久委地莽惡之

綬帶有光

履改變

天鏡曰印綬有光者免官帶有光賀事
搜神記曰昔初作履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圓者

從之義蓋作者之意所以別男女也履者所履踐
而行者也大唐初婦人皆方頭履言去其從與男
女無別

履自着足 履自亡

京房曰君履無故自着于君足有遠行者
君履無故自亡君且不復遠行

天鏡曰人君履無故夜亡其處近臣為蹤

敗履自聚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以至于大安之間江淮之域
有敗履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余嘗視之時
人散而去之明日悉復或見狸啣而聚之說曰履
人之賤服處于下當勞辱下之民象敗者瘦斃之
象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敗履聚道
民罷病將相聚為亂後張昌逆亂

邑壅成山 邑亂為池

地鏡曰邑無故壅成山是謂反為陰君淫為婦人
所謀不出一年兵起

邑沒為池是謂斗陽人主伐征無道不出一年兵
馬大興

門崩壞

京氏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崩壞

天鏡曰君門傾人君不安

秦時都門無故崩外都門者東郭門通山東者也
內崩者象趙高殺二世時外降政內敗一曰西郭
莫崩而東獨然又先崩者象山東兵至滅壞出二
世不喻楚漢之兵皆自都門而入此皆內不平外

不敬之所致

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傾大舡自復劉向以
為近金珍木之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于漢
稱疾不朝陰與楚王茂謀為逆亂城猶固也其一
門名楚門一門曰真門吳地以舡為家以魚為食
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復家吳地以王不寤正
月與楚俱舉兵身死國亡
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
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

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受居大
佐賞無度驕慢不敬大夫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
妻自殺家徙合浦
桓帝延禧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裴楷以為太
學者教化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衰教化弛廢也
是後遂尔衰乱

元興二年大船門魯屋自壞船門者盖古之雞門
都城之門也王者所由出入是孝安祗默警蹕之
响未常至於雞門而桓玄之篡乘偽也

門開折
門鑄自亡

地鏡曰城門開無故自折將有賊至為人所開邑
敗民逃

京房曰君門戶自亡其君且殺

漢成帝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門北自亡函谷關决

門北自亡

晋物曰北出篇也
盖席曰次門聚落門也

谷永對曰章城通路寢之路函谷關阻山東之險
城門開守國之固將去焉故北飛

門自開閉

天鏡曰晝夜門自開閉防有大兵至大憂
京房曰君門戶無故自闔臣殺其君
國門無故夜自開且有晝閉之憂
天鏡曰殿閣門夜自開其下防有大兵
地鏡曰人家門戶無故自開自閉有刀兵事
京房曰城門無故不可開邑有憂
君門無故不可開者君凶人家亦然
地鏡曰凡門無故不可開是謂我過不出三年必
有兵從近城郭起

鴻範五行曰燕王明光宮卧内三戶閉不可開王
使二十餘人踈戶終不開久甚王意以為内有人
使奴鋸屋視内中無人有臣者趙聖推戶開視
其戶不開夫戶以出入屋室者也無故不開且不
居也

屋空自壞

晉紀曰武帝大熙元年太廟梁折四月世祖崩
晉大興二年吳孫米屋自壞米無貨糶之屋而無
故自壞

天戒若曰五穀湧貴無所糴賣不復酒屋時陽亡
人大饑餓死者十二三萬

王敦在武昌架屋五間已構五木一宿梁墜地祇
在柱上甚危無幾作亂敦滅

殿名妖異

晉中興徵祥說曰烈宗起清暑殿識者非之清暑
楚声今起殿以楚之声為號非吉祥後桓楚篡
桓玄在姑熟起齊畫為龍名曰盤龍齋及敗劉劭
居之剝十字盤龍

城闕宮郭有聲崩側

天鏡曰城郭宮闕廷棟梁頭鳴不出二年二月因
亡削地

京氏曰邑城門無故夜鳴邑有大喪人家亦然
地鏡曰邑城忽夜鳴者將有兵喪

王莽傳曰天鳳二年朱鳥門鳴晝夜不絕

晉書曰城有聲若牛出許昌城此亦子惡壞太子
渚潭巴曰宮柱自鳴下土諸候號有聲

天鏡曰宮殿廷門自鳴動搖有聲音不出三年有

流血交兵從近臣親戚起

京房曰邑君屋無故自動而大聲者邑且虛

天鏡曰君府門闕自鳴強兵方至

京氏曰君室中無故有人声且有大姦

君室殿無故有哭声及家大凶

賤人將貴則城復于隍

社鳴反目移

潜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間百姓歸之天子走鳴則教令行善湯放桀也間鳴之怒

京房曰社鳴實邑虛之邑實里社鳴聖人生

社樹自移君有大行有凶移來國昌

市驚 出泉

天鏡曰民人市驚大兵至失政之象也

京房曰市人無故自驚者春一年夏二年秋三年

冬四年

案握鏡曰故兵起失政之帝也

天不雨肆泉出

糴肆出泉百姓乱 糴肆無故出泉百姓相食

君肆無故自出泉將軍與相為亂一日國亂期三年

城廟宮殿滯濕

京房曰天不雨廟自濡者其國大饑人主當之

天鏡曰人君宮殿門牆潤滯不出一年獄失囚

宮殿牆垣無故汁出如水濯之狀不出八月亡國

京房曰天不雨城自濡者其國大潰亂相當之

永光元年所住栢折棟椽並自濡濕汁滴地明年被誅

宮殿自動

天鏡曰人君宮闕殿庭門戶無故自動不出年有

大流血交兵

京房曰君宮室無故自動者且為兵墟

宮殿晁 宮室柱生芝

天鏡曰宮殿中及官府間間害晁不出二年有暴

喪或婦人暴死

宮殿間血腥害晁不出一年有大水流血

宮殿中間焦臭敗氣是謂移妖不出一年水為災

宮殿間晁是謂陽動不出一年宗廟社稷移徙

宮室屋木無故生芝者色白為喪色赤為血及火

青為獄事黑為賊盜黃為吉慶

宮殿生黠 宮殿瓦自墜 宮殿柱自鳴

地鏡曰宮室中壁無故生黠者白為喪赤為血及火青為獄黑為虛耗亡遺黃為大吉

潛潭巴曰宮瓦自墜諸侯強陵主身不祥

明永樂靖難師起簷瓦忽墜成祖不悅

姚廣孝曰天意欲為陛下換黃瓦耳

宮柱自鳴下土諸侯號有聲

大唐開元占經卷之一百一十四卷終

大唐開元占經卷之一百一十五卷

鳳鸞應瑞

尚書考靈曜曰通天文者明審地理者昌鳳下之地鏡曰鳳凰者乃赤精也頌顯有德故見

尚書中候曰堯即位鳳凰巢於阿閣

苑林
禮記威儀曰君乘土德而王其政太平鳳凰集於

京房曰鳳凰來儀顯其羽茲謂林德

抱朴子曰古者太平之世鳳凰居其國而生光

淮南子曰鳳凰之翔君之至德也
禮稽命徵曰父子君臣夫婦尊卑有別鳳凰至飛
翔盛于明堂

京房曰鳶來于國天下大安

尚書中候曰周公歸政于成王鳳鳶見

白鳥 白燕

地鏡曰衆庶感則白鳥來

瑞應圖曰白鳥者宗廟肅則至

京房易曰山見白燕其君家且得貴女

地鏡曰妾媵有制白燕來巢

朱雀 黃雀

地鏡曰赤雀啣書文王有德

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應于天時則啣書來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集

白鳩 玉鷄 比翼鳥 三足鳥 鷄巢綠樹

瑞應圖曰白鳩玉鷄者養者老尊道德不以新失
舊則至

玉鷄者君王德合神明則出之

地鏡曰王者德及高邊則此翼鳥來
王者德不任卜筮則三足鳥來

京房曰鷦巢園樹歲安熟

鷦三足 鷦巢宮闕及巢軍 鷦巢樹

地鏡曰鷦三足指其下不以德所下之國有易王
鷦巢門殿上賢據代之世主衰失之象

京氏曰鷦巢軍旗鼓上將軍死

鷦巢樹此謂立教邑凶歲苦人荒

燕郡及市朝樹 燕啣土 燕雀閉

燕郡閉外內飢於寇其國兵起

地鏡曰玄鳥群見水大興女主持政兵戈且起不
出四年三道絕

京房曰燕自經市朝之樹為政者凶

燕啣土置之國益土出置之邑中虛

地鏡曰雀與燕共閉內亂寇興此國兵起

京房曰賊人為寇

雞非特鳴

易通卦驗曰萬民間雞鳴皆翹首結帶正衣裳

京房曰鷄無故夜鳴必有急令
雞據棲而鳴邑令不遷乃免也

鷄半夜中鳴有軍之罷若有驚亡將軍妻死

雞晨昏鳴人民有事望

鷄人定鳴且戰 夜半鳴天子遇有急令戎馬興

若流血滂沱 鷄不以時鳴國當之

雞昏鳴者世主任女人為政方亂

地鏡曰鷄飛及走且鳴天子退聲

雌雞作雄雞鳴女主亂政家則妻妾奸謀女人憂

京房曰雌雞非時作雄雞鳴者家大傷

鷄不上棲 不下棲 雌雞生冠距

地鏡曰雞不肯上棲上樹者凶

雞日中不下棲女主亂政家則妻妾奸謀女子憂

京房易曰雞逐日不下樹其邑必有水憂

地鏡曰雌雞搏後生冠距妃后亂政家則婢妾姦

謀女人有憂 河圖曰鷄生六指者則殺人

鷄與野鳥閑戲

京房曰鷄與野鳥飛入堂而閑若戲其君不復居

人主亡 雞與野鷄閉其國殺大臣有喪邑流血
地鏡曰鷄與野鳥閉君殺國亂

鷄不鼓翼 窺井 雞自飛翔 五色

京房曰雞不鼓翼國受大咎

地鏡曰鷄窺井牢獄事

雞無故自飛翔去家有蠱

河圖曰鷄有五色殺人 玄鷄頭食病人

雞自來 自死 雞與鳥瑤

地鏡曰他雞無故飛來不去者暴死

雞無故自死家虛耗

鷄與鳥瑤世主內亂外臣有謀橫兵方起

鷄生子異形

京房曰雞生子不完其邑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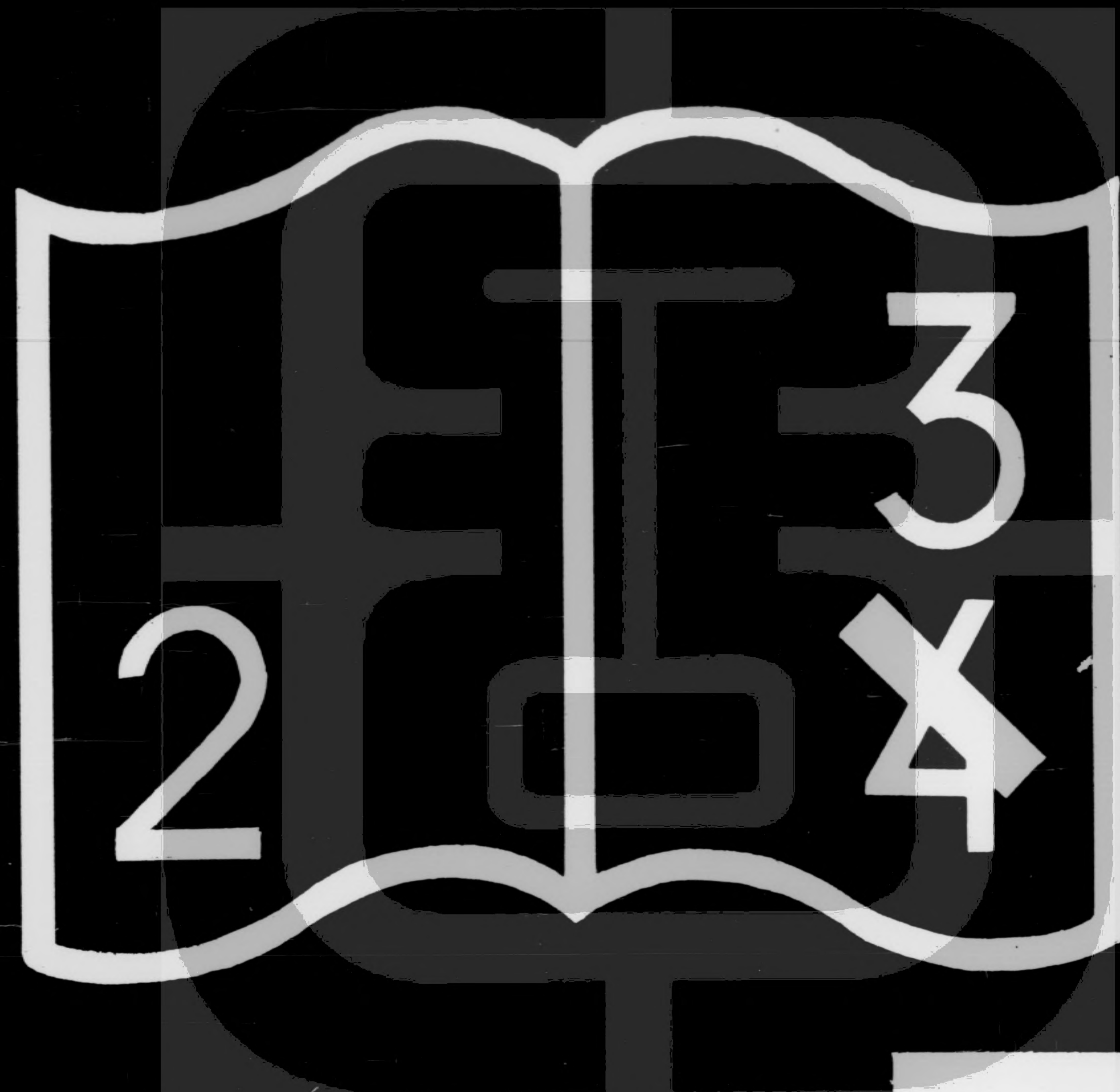
雞不卵生子無羽而獸形邑虛

鷄不卵而生子非為形者邑有大水為六畜形者

邑有兵作

雞不卵生子為鼠形者邑有大害為野獸形者邑

有大憂



编码错误

应为卷115

鷄不卵而生子有六畜色有憂

雞卵中盡為蠶蛇蜂虫蠅等色虛

地鏡曰鷄生雜異形皆為兵水主憂

大唐開元占經卷之一百一十五卷終

大唐開元占經卷之一百一十六卷

雉立宮門上 入宮止君室上

京房曰雉無故立宮闕門上其主且去宮殿

雉無故巢邑君屋上且有大事宮虛

雉止君屋上為虛不可居君當之

雉無故入人室庭家虛

雉入宮室其主去宮

雉相戲 巢木上 自死宮中

地鏡曰雉無故相戲其主且去宮

雉無故巢木上水大至

雉自死宮中其主去宮

雀巢木 穴地 雀不見 客雀木

地鏡曰雀皆巢木上大兵起

京房曰雀巢於木茲謂上祿必有棄職

雀無故巢木歲大水兵起

雀無故穴其地邑有兵 雀不見歲飢

地鏡曰客雀從他所來歲中穀貴民移徙

陽雀大衆多水先旱後冬有兵君無恩

水雀啣魚置宮寺室上不出三年水壞邑

水雀下竹女主執政夏有水出

水雀下陽栢君行陰道不出三年軍行

遁甲曰赤雀不見則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

鳩移巢 鵲集鳴室及木上

京房曰邑鳩巢去樹木之地若室上謂去常君亡

地有兵

地鏡曰鵲集城上室上鳴而泣皆為兵且起城邑

將虛

鵲夜鳴 群飲井 群下集地 巢軍

京房曰鵲夜鳴其必有甲兵

地鏡曰鵲夜飛鳴兵且起邑將虛

鵲群飲井中有兵起邑將空虛

鵲群下集地兵大起邑中虛耗

京房曰鵲巢軍兵草起資屋空虛

鵲相聞 自死

地鏡曰鵲相聞死為兵起邑將虛

鵲自死宮中兵起宮虛

京房曰鵲無故自死宮中主死

鵲無故自死君宮室門上有喜及屋上亦然

伯勞鳥鳴聚 鳥巢集軍

地鏡曰伯勞聞屋上及呼不止不出六十日禍起

京房曰伯勞鳥鳴為怪君室凶

伯勞鳥集軍中歲大水且至

鳥巢軍旗鼓上將軍死

伯勞鳥聚集軍中將軍出令增秩應之

鵲鵲巢宮室 鵲鵲鳴巢宮室上

地鏡曰鸛鵲巢宮室不出三年夷狄內侵
鸛鵲鳴人居屋上及巢屋大水且至流散國將亡
鸛鵲巢門殿上賢據代之世主衰失之象

鳥巢宮闕

地鏡曰野鳥巢宮室三年夷狄內侵
鳥巢城上及其下不出三年憂被圍

京房曰鳥無故巢於門上及殿下宮邑且虛其室
巢者為不歲無兵者兵作

衆鳥鳴泣城邑門闕 衆鳥夜鳴

地鏡曰鳥鳴君門上作人聲君已

衆鳥集於木上鳴而泣兵且起邑將虛

京房曰衆鳥無故自立城泣室上者且囚家亦然

飛鳥無故泣立於野及木上鳴而相應邑有大兵

衆鳥無故立泣門邑之門上者其邑且虛

鳥鳴門闕上如人音邑且已

衆鳥郡鳴城上声習 邑空虚

衆鳥鳴回軍中暴戰不出三四日中

衆鳥夜鳴且必有甲兵

地鏡曰衆鳥夜鳴兵且起邑將虛

鳥止入宿宮闕城邑

京房曰鳥無故群立君門上者其君死

衆鳥集止城上內向則邑圍外向則邑大兵行

衆鳥棲城上內向則凶外向破於兵

若有非常之鳥來宿於邑此謂歛吏邑有兵

飛鳥皆無故自入宿邑中及附木身不大凶即邑

空虛

野鳥飛入君室其邑亡之他方

鳥無故群入邑中其邑虛

地鏡曰非常鳥來宿邑中此名歛殃流血滂沱其

鳥或黃身黑翼白頭紅喙是也

野鳥飛入官府其君方去

鳥死宮中 鳥集宮殿城邑

京房曰衆鳥無故自死宮中其君崩

地鏡曰衆鳥自死宮中兵起邑虛

飛鳥群聚宮殿中主失國無後主

衆鳥集城及室上鳴而泣皆為兵且起國將虛

鳥翔宮邑上

地鏡曰鴻鳥之屬翔府國宮邑於二時以上或至

三日群謀將起大兵將至

野鳥群翔邑上邑且虛市上亦然

飛鳥俱翔障日群下有謀宜警之

邑中終歲無鳥兵起

鳥飛舞於市

飲井

鳥巢井中

集地

京房曰飛鳥無故飛舞於市邑且有兵

地鏡曰衆鳥群下飲井中兵起邑將虛

有大鳥巢井中賊伐君兆

衆鳥群下集地兵且起邑將虛

鳥聞死

與獸鬪

鳥異形

地鏡曰衆鳥相聞死者為兵且起邑將虛

飛鳥與四足聞者橫兵方起

京房曰飛鳥與野獸聞者其國有殃

衆飛鳥有人形為兵為獸形見即大人憂

衆飛鳥為六畜形見則有兵

鳥集故虛

冬卯

野鳥入邑

却飛

京房曰故虛無人衆鳥集之必復居
地鏡曰衆鳥冬生子此不祥君有禍矣
京房曰有白鳥居鄉野不及三年有死君為旱祥
凡野禽鳥入人家勿殺之有災殃
鳥却飛世主失國

黃帝占曰天下有鳥毛羽五色者雄名曰最雌曰
極此鳥見天下大凶不見可若普見天下大災

鳥巢軍資 集軍中

京房曰鳥巢軍資屋空虛

衆鳥集軍中將出令增秋應之

鳥集軍中人皆不知其名此為勞軍為敗

野鳥群入軍室必滅

衆鳥群飛軍上太多若戰必敗兵且罷

軍中有飛鳥止軍上若萬數其將軍應死

程氏曰宋徽宗末時南郊天未明百官方稱賀而
忽有鴉鳴於殿屋若與贊拜之声相應和聞者駭
之已時報金人皆盟南侵未踰月而內禪其明年

京師陷

大唐開元占經卷之一百一十六卷終



卷之四